

青春組・散文類

優等



羅王真

曾獲二〇一七後山文學獎在地書寫國中組散文類首獎、一〇六年第八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新詩第二名。

乾柴香肉

到處都在劈啪作響，碎碎的按壓聽覺，像是抹上精油的按摩。屋簷外頭是連續不斷的肥大雨滴，從山上雲裡墜落地面，彈跳分裂的聲音；裡頭則是薪柴受熱而酥脆焦黑後，服服貼貼的碎裂臥倒，在石板爐灶裡燒出橙紅熾熱的火光，變成顆粒粗細不均的灰燼。

柴火上是一塊沉黑的厚重石板，石板之上，是一塊塊同為深色、油亮亮的肉塊，正散發著刺激唾液分泌的香，那不是都市來的細緻，是最觸動本能的粗獷。

我喜歡待在部落的感覺，看著木頭成為灰燼，肉塊變成營養。住在部落的姨婆，她以舌與胃為客戶，在她廚房裡，雖然有現代化的快速爐，但她最常使用的是稍占空間的石板爐灶，那是她和她的朋友、家人一同搭建的，簡單實用。她會讓來自山林裡的野味，在經歷幾十幾百幾千年歲月的石塊上翻動，搖身一變成為盤子裡的佳餚。

石上肉，它們是來自山裡的，總是放蕩不羈，不管是個性倔強的姨婆和族人，還是熱騰騰的野肉。石板上的肉塊，並非被刻意遭囚禁、遭灌食的家畜馴養出的溫順口感，是奔騰在樹叢溪川間的衝動與韌，像是流星，像是滾石。

大扒一口從石板上取來的山豬肉，一入口是野蠻的腥味，但愈是咀嚼，愈是過癮，感覺就像自己親手征服了那頭山豬。我想，這些肉塊的味道之所以大膽，是因為從不曾被拘束過，從出生到落入獵人之手，都是不停的狂奔。

多年奔走山壁野林的強韌肌肉，經過燒烤煎燻後，並不會變得比較軟嫩，還是一樣難以咬碎，就像是在最後一刻都不肯讓自己落入他人之腹的頑強。愈是不馴，愈是令人無法自拔。

而從肉塊裡出來的，是摻混肉汁的油膩油煙，會附著在任何它撫過的物體，緊緊抓著。油煙沒有野肉討人愛，有的只是一身惹人厭惡的油腥味，它的頑固。

想起住在山間的親人們，他們曾經是奔走在山林中的自由，他們有過我從沒想過的騰騰熱血，他們也曾有過不被規矩過的清涼空氣，可以跟著太陽甦醒，伴著月亮入眠。可惜都只存在於過去。

砰砰！直到他們中了來自山下的獵槍。強健的大腿再也跑不起來，纏在地上的枯枝亂藤也能輕易絆倒他們，讓他們直直盯著，族服的毛皮被扒下，自己的意志被切得七零八落，曾經的熱血也快速流光，消失在地表中。

砰砰！獵人屠夫大力甩上冰庫門。鮮美的肉塊是容易腐爛的，所以零星的他們

被包上報紙、關入的冰庫，氣密的空間讓冰霜迅速蔓上他們的傲骨，使之脆化。誰曉得低溫會讓他們僵化，不再美味？

慢火細燉，快火大炒，再加上掩蓋原味的調味料，粗製濫造的小把戲。當他們成為在煎鍋上失了原味的細薄肉片，跟著山下的價值翻滾，爆香，聞起來是鮮豔的食慾，或是哪裡來的悲哀祭肉，好跟著冰箱裡拿出的啤酒，一同祭給造就我身分的體制。

鍋中肉，已經淪落為滿足腹慾的填充物，增加胃袋的重量、脂肪的孳生。不曉得何時海島青山上的清新，變成與鄉愁緊緊相扣著的頑固油煙，附在制服上洗不掉，成為泛黃的污漬。不清楚何時，肉塊們對自己的倔強，迅速變成幾瓶啤酒幾根菸就能打發的廉價。

在他們聚為一桌，手上舉的將會是苦澀的國產啤酒，嘴裡含的就會是超商愈來愈貴的香菸。就當是陪葬吧，葬入新規則新規矩的行列當中。

即使不忍心，這卻是我吃得津津有味的事實，當粗劣滿足我嘴我的胃，甚至滿足味覺。

碗裡的可口也都曾是和我一樣的活物，直到被屠宰被烹飪，成為和白淨無瑕的

水稻米纏綿的廉價肉片。我活像隻家畜，腳板從來沒有被泥土沾過，手上也沒有樹皮磨出的粗繭，我有的只是不曾斷過的現代奶水，手指上長期握筆握出的醜陋繭兒。

我根本不配面對，昔在祖靈庇護下，現已成為冰庫裡的冷凍肉塊們，我山上的族人們。

到處都在劈啪作響，穩穩踐踏在認知上，根本是文明的暴力。頭蓋骨外頭是連續不斷的標準國語，從學校電視裡打入心扉，同化眾生的催眠；裡頭則是大腦受壓而軟爛焦臭後，承受不住的現實逃避，在大鷹架上飛蛾圍繞的燈火，輾成質量粗劣不良的炭灰。

白紙上是一篇拙劣的幼稚自白，自白之內，是一寸寸同於黑字的黝黑皮質，正散發著細啄心門間隙的痛，那不是都市來的框，是最深山裡辜負族人的懲。

我討厭待在部落的感覺，看著木頭成為灰燼，肉塊變成營養。

* 評審評語

以新世代原住民的觀點，寫出了不一樣的部落風貌。表面上寫的是美食烤肉，實際上卻是藉此探究並反思部落文化。作者對於部落生活又愛又恨的態度，更豐富了這篇文章的視角，而不流於陳腔濫調。

—— 郝譽翔

* 得獎感言

首先感謝持續栽培我的老師，他的建議，都是造就今天我能有如此成就的一大主因。

關於文章，我已經把自己想說的，坦誠地都寫在裡頭了，所以沒什麼要多說的了。

最後謝謝評審們看見我的作品，我才有發表感言的機會。